

我 爱 你 的

<http://cn.goldnet.lucosasia.com/>

黄金书屋编辑部 编



文匯出版社

黄金書屋

GOLDNETS

原创广场

我爱你的 聊斋

二〇〇二年一月八日

黄金书屋编辑部 编



文匯出版社

原创广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你的垮掉 / 黄金书屋编辑部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1.6

(黄金书屋原创广场)

ISBN 7-80531-853-0

I. 我... II. 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6256 号

鸣谢: Sickee 李宇晖

丛 书 名 / 黄金书屋原创广场

书 名 / 我爱你的垮掉

策 划 / 韩 博

编 选 / 黄金书屋编辑部

网络编辑 / 王星域 蔡剑锋 张 磊

责任编辑 / 韩 博

封面装帧 / 盛文钢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上海信老印刷厂

装 订 / 上海宏达装订厂

版 次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60 千

印 张 / 10.75

印 数 / 1 — 5100

ISBN7-80531-853-0/I·110

定 价 / 18.00 元

顾晓鸣

序：你怎样听谁对着网界在小说着什么？

这怪怪的句子勉强可以与网话文比美。受比鸟。

不过一旦把“小说”这个名词读作动词，这句话就成了大白话——一个“小”“说”家，在一个小小的“个人”电脑上，小声地说着一个人的小小的故事。“小说家”就是在家小说着的人。

何为文学？文学本来就不过是一个小小写手对着人气的黑洞，说着用文字编织而成的话。如今这“人气黑洞”先从一二知音扩大为“大众”，再从无差别的“众”回归独立的网民；又从有形的“编辑部”，放大为混沌一片的网界。

网络小说家对着网络说话，网络文学由此而诞生。

仿佛与写手的纸面文学相仿；

仿佛常常浸沉于某种太私人化的状态……

但你要知道，真正使文学形态改变的正是这作者面对接受空间。为何诗经，为何乐府，为何唐诗宋词，为何元明戏曲、明清小说，这便是秘密之所在。

网络的空间，流布着网话的“小说”，人们称为聊天，理论家却已发现“小说即聊天(gossip)”。坊间被矫饰为“小说界”的东西，原来就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小”“说”，中国人径直称为“小说”，并与个人的絮叨，零碎的记述合并一起称为“笔记小说”，才算得其中三昧。

网络文学是一种用键盘笔记着的小说。

踽踽独行落拓不羁的网虫对着变动不居人文横流的网界吐出心声，这样一种文学成形的格局，第一步就是把散文变成了诗。“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Outlook，仔细地在一大堆垃圾邮件中搜寻，却没见过那个熟悉的名字。洗完澡，我打开一瓶科罗娜，对着她的方向，细饮。她好像空气般，消失在这忘情

的城市。”(《我爱你的垮掉》)

其实,不待网络兴起,便有一般人士膜拜的杜(拉斯)大娘和博(尔赫斯)大爷向我们呈现这一景观。王(家卫)大哥也不由自主地带上网络味,怪不得《花样年华》电影尤得网虫喜爱。

而“花样年华”的本身不过是“浮华世界”的代名词,一张金钱化的流行娱乐的花样消解了严肃的时代。如今网络文学又总有另一种“花样”,去消解已灯红酒绿的大众时尚及其文艺电影,总是露出对浑浑噩噩的生活和爱情的一种反讽:“我爱你的垮掉。”网虫小说家的写作,以文学世界的自发性挑战娱乐世界的自发性;以写者和读者的联网和互动,挑战金钱化和权利化的文学市场;以各种经验的整合,挑战一切化为装饰和炒作的广告意象世界。同时,却又通过时间流变和个体生命的融合,创造出一种 Litertainment(文学的游戏)。网络文学先锋们致力创作的解构传统童话,武侠和言情经典乃至“精英文学”的“网络版”,正是年华的新“花样”,一种“岸边花”。

不过,这花样总有点别(另+刀)样的滋味,原来这也是网络招惹而成,一种另类(文化创造),一种刀痕(文化批判)。

因而这“花样”又是浮华世界在文学中的倒影。倨傲的白领映照在网络上透彻出灰色的阴影。网络时代的叙事,花样还应更多;网上的鸟儿如何接受,“受比鸟”。网络小说家对镜理花黄,文字洒落网间,组成文学的花样。

其实,所谓 Cynicism(玩世写法)也已流行了一百年,在现代绘画和现代音乐中早已司空见惯,成了人人挤着赞美的新衣。

如今把这件皇帝的新衣再去掉一层皮,有时会看见褻衣,但永远的真理是:我们最终回归身体的本真;我们见到了大地(人是土做的,大地和身体是一个词),却给我们带来了异常感。“时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当你从某个商店橱窗经过时看见镜子里

自己的脸会有些微的惊讶。甚至无法辨识里面那张面孔的主人，需要花长时间的伫立来确定的确那是你本人的脸。此时此地，你无聊地站在那里。你随时会被世界遗忘。”(《个人行为之一》)

网络文学家在纸面文学的时尚和网络文学的心境中彷徨，但已显露前进的行迹，撕破纸面文学已铺就的“文”之“体”——文体，创造出网络质感和肌理的文学和小说。我想，这正是我们编集纸面版的网络文学的宗旨。

由此倒回去想一想文学网站究竟该如何定位：如果只是收集、张贴和转发，那么这就不是网络文学网站，而是纸面文字的回收利用站；网络文学网站要有自己对网络文学的主张，以此遴选作品，在网友各具一格的创造中，日益显露网络文学的真相。

真相总是由碎片而显现，因为有太多的眼，网络的眼是无穷大的复眼，对着无尽的网虫的眼的彷徨和呐喊，犹如生命用文字在荧屏上映出心象(Re-Vision)，具有音感和视感，触觉和味觉。

网络文学的悖论：《W的悲剧》里的“我”，虽然“已经很难很难相信他人了”；但仍对着网络讲着“我妈的故事”——其实是“我”的故事；虽然，“这世界上遵循以物换物的原则，而我什么都没有”，小说家毕竟还有小说，在网界以文换文。《彼岸花》的题词：“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真是一种网界的体验。这种体验却要依靠用虚拟的网话构建的《触觉》，因为，实在的躯体在“用人体的呼吸器官过滤灰尘，吸到空气是非常困难的”(《灰锡时代》)。“因为，从纸质来看似乎已有千百年的历史了。”(《肉香》)于是，小翔式的人物在“空中楼阁”被捏塑出来，并与鱼类鸟类放在一起，一种网话的寓言，似乎使网络文学总得带点童话色彩。于是，恣意写错别字(Catachresis)般的童话

童语，铺展了文学的网话。“在这个文字泛滥、信息成灾的时代，我们一定要说出货来能够让人吓一跳——无论是大话、傻话、痴话、假话，还是过头话——反正是要让人吓一跳，不大不小的一跳，在心脏壁血管壁可以承受的压力以内——这样才能够让人在我们的文字前面多停留一会儿——如果能够更幸运的话，记住我们。”（《关于·待完成中的短篇》）

网络文学以特有的无边界的小说创造，根本上改变了“观众”和“大众”任人传播的被动地位，网络小说植根于 Chat 和 BBS，mm 和 gg 们每个人都是小说家和文学家；“作家电影”式的文学创作和小说文本。

我们回归前孔子时代，诗经的时代，只不过任何编网络文学集的人都不要学他的样——唯我独尊，用概念的“文学”和“诗”阉割了与性命和生活相联的文学和诗的生命体；用大说代替小说，一代就千年。网界是 Matrix——一个不断产生文学和文化的母体。让我们对新生的网络含有尊重的爱心，小心翼翼地看着造物主和大自然会通过这个“网络子宫”给我们生出具有何种新的 DNA 的婴儿。“片儿的手不由自主触碰着自己微胀的小腹，一个小妖精在里面不知所措地蠕动了，吸取片儿的营养，贪婪地逐渐强壮。直到占据片儿薄弱的子宫内所有空间，就会在乒乒乓乓的各种冰凉仪器之间爆发出痛快胜利英武报复的哭声。那洁净白床单上出神入化的眼神。”（《醉》）我们写字和读字的人，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傍大款，挪文体，披画皮，该活得像网络一样，互助互爱，交流交谈。在金钱和资本左右文化创作的世界中，复归理该与商业世界相对应的文学和艺术的纯真时空。语意双关的 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会绽放 21 世纪人类的本真——Virtue，此词的中文的概念更好：德。网络就是由“道”（网上冲浪）而“德”（文化升华），那么，用网络的方式和

我爱你的网络

精神去写，将是由“道”而“德”的文学之路。一种富含道德和本真的“网络文学场”。

于是，“——世界上最远的地方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在你
身边，你不知道我爱你。”（《下一场爱情是无法期待的》）世界因网
络而来到你身边，网络文学传达着网友的爱。

下一本网络文学集是可以期待的。

序： 尘土的呐喊

今何在

是的，是尘土的呐喊，不是蝴蝶的尖叫。二者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去想。什么时候上了网，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无所知。高行健的灵山究竟有什么好，岳飞到底是不是一个英雄，美女作家是夸人还是骂人，我们需要托尔斯泰还是大唐双龙？这是一个失去标准的时代，人们把字典上的每个定义都翻出来重新讨论一番。这是一个乱哄哄的时代，上帝死了，群魔乱舞。

最初上网的时候一心想做一个网站，就叫《万圣夜》。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样的一个时刻，所有的骑士，游吟诗人，小丑，孤独症患者，哲学家，狂人，精灵，疯子，异形，魔鬼，占星者，游击队员，狂想者全部从地下涌了出来，在黑色天空下痴狂地舞蹈。

曾以为那是一个绝美而诱人的时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灵魂。在白天他们默默沉睡。当互联网时代来临时，夜的大幕下，无数惧怕阳光的眼睛睁开了。

居然每个人都能这么快捷地表达思想？居然世上忽然有一天没有了绝对？那么，在这样的日子里疯狂地叫喊吧，尽管这声音将被淹没在噪声的汪洋中，尽管个体的声音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我将呐喊！因我存在过！

太嘈杂了，每个人都忙不迭地跳上台去，于是大家挤在一起，少数人的演出变成了大众的行为艺术，一个狂欢节。

这个时代是一出喜剧，所有演员都想扮丑角，而扮演英雄和救世主的，观众望着他们大笑，笑出眼泪。圣哲必须死，因为万物必须生。

这书中所选文章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我的同龄人吧。生

我爱你的寂寞

于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当我们睁开眼睛时，世界便开始了巨变。我们经历着观念的巨大变迁，无数信息与思潮在我们的大脑中交战，老师说：要独立思考，于是我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

我是否应对书里这些篇文章评头论足一番，然后拍拍小朋友的脑袋说“不错不错，继续努力”？

我有资格么？或者，评论是有意义的么？美丽也许意味着作秀或病态，丑陋也许意味真实或恶心，标准开始混乱，人们面对无数铺天盖地而来的文字而失语。在看了那么多没有结果的网上争鸣和精心的炒作之后，你还相信价值与定义吗？

而这些写作着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优、良、差的批语么？不知多少次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表态：我写作只为了我自己，你们用不着拿什么标准来要求我。

所有现在台上狂舞的人，有些会成为文人，精英，以清醒高深的姿态教化大众。有的人会走向边缘，江湖，丛林，和社会最深角落的人站在一起。

在人人都能发表的时代里，一个人最终能写到什么水平似乎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用什么姿态表达，为了什么而表达。在一片嘈杂中仔细地听吧：

——我不是轻舞飞扬，但我不能轻舞飞扬么？——生活就是一团糟，在垃圾中开放是什么？还是花！——我想就此忘记一切束缚，我想为了什么疯狂一次。

——我醉的像病态的青虫，但它仍想做一只蝴蝶。——我身上有太沉重的东西，为什么我要背着这么沉重的几千年？

——我是被现代文明遗弃或正在遗弃的渣滓，昂首阔步迎向消化道的末端。——秋天的树是孤独的，但它可耻吗？……

提炼与总结总是很蠢的行为，你只能说：我看到了什么，

我爱你的**网**群

而不能说：他写了什么。沟通与理解是越来越难，因为人心都异变成一个复杂的生物。像鱼一样游在互联网中的这一代人，相对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似乎生活变得更好，但文字中却更加的忧伤与无力。因为我们失去了理想，还是因为我们想到的更多？

互联网最标榜的是个性，而最多的是平庸，故作姿态就是最大的平庸。我们都在做痛苦与愤怒状，或者对镜自怜。生活真的已变成了无可表述的泥桨？还是我们根本就不愿自拔？像思想者常发出的感叹，那些庸俗者应该去吃火，让火焰灼伤他们的口舌。有时我看到自己因为懦弱和受着世俗诱惑而写下的文字，就想应该有一把火把把我们烧成绚烂。

我们在泥沙中挑选星辰。但我们一路上看到过太多的无病呻吟、苍白无力、故弄玄虚、哗众取宠，颓废、厌世、暧昧情调……不仅仅是在网上，也绝不仅仅是青年。

而这些不是真实吗？我们确实脆弱。真正的恐惧，真正的忧伤，真正的热爱，它们都藏了起来，藏得很深，害怕被嘲笑，害怕被伤害。这是时代之伤。飘起来了。我们 的身体，我们 每一段生活 每一个有意义无意义的日子 每一句有聊 抑或是无聊的话 成为此刻我的身体 飘起来

轻得就像没有份量（摘自书中一首诗）。太阳，你在哪里！太阳灭亡了，那是在它认为自己的光辉可以取代所有星辰的时候。所有自以为可以代他人思考的人都是可耻的。

不要再等着有人捧出自己的心脏来给我们照路，也不要去乞求别人把东西灌进我们的头脑。尽管你还不适应，但从此要用孱弱的头脑思考，像个孤独的孩子在大地上寻找家园。在淹没一切的信息迷雾中，当各种观点、概念、口味、毁誉让人无所适从时，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像禅的故事中那个老僧人一样，

我爱你的时候

大喝一声：“放下！”

但真的能放下吗？当放下了虚荣，意味着你将拾起真正的野心。当开始坦白自己的迷茫而不是炫耀。虚无中，我们将开始重新为自己的文字寻找重量。当有人说那天他抬起头，看见满天星斗，一动不动，惊奇得目瞪口呆；当一个小女孩用平平淡淡的语气讲述两个女人的日常故事时，那时，感动却重新来到心中，于是我们明白，自己心中还存在着真正柔软而又坚强的东西。

巨人盘古倒下去的地方，无数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蹭蹭地长了出来，它们很渺小，但它们是生命。宇宙因这些渺小的东西而有了意义。

巨人会重新诞生，在这样一片混沌之后。而那时我们将是尘土，垫在他的脚下。我们将因此而幸福。我们跳出来告诉世界我们的浅薄与虚弱，我们用无数的微躯，记录下这个伟大的迷茫的时代。

也许多年以后不再有人记起这些声音，但尘土也曾呐喊过。

我爱你的网界

目 录

序：你怎样听谁对着网界在小说着什么？	顾晓鸣 / 1
序：尘土的呐喊	今何在 / 6
最后	缪 晶 / 1
再见，马可	黄国弋 / 22
我爱你的垮掉	孤 云 / 64
W 的悲剧	23 / 79
关于·待完成中的短篇	任晓雯 / 91
彼岸花	安妮宝贝 / 120
肉香	蔡 骏 / 154
触觉	水妖精 / 169
信风	孙剑波 / 195
溜冰少年和鱼类鸟类	王 晨 / 226
无处藏身	陈 均 / 231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胡丽端 / 244
下一场爱情是无法期待的	何 从 / 253
个人行为之一	水晶珠链 / 269
醉	小 念 / 277
天堂	张 磊 / 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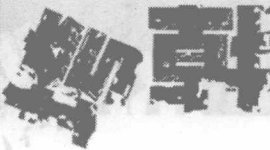
缪晶

最后

我面对着大海大声咆哮，可混黄色的海水只愿意拜服在我脚下，小心翼翼地舔我的脚趾，没有惊涛骇浪。我不知是她在侮辱我，或是什么，反正我感到很无趣，便回头看着我哥和他的女友。视线模糊，只能看见两条肉体横在沙滩上，一条上有蓝色的三角，另一条上却是色彩斑斓的美丽曲线。

从潜意识讲，我对这曲线有很强烈的兴趣，而且也不只一次向哥提出。于是我哥睿智而大度地将他女友的妹妹赐予我，使得我感激涕零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我的女友是白蓝，她的姐姐是白红。而我哥名叫莫江；我叫莫河，是中国广袤土地上少数几个产金子的地方。但我手头总是只有不多的银两，白蓝在每次斥责我没有情调和浪漫主义精神之后，都是她请饭来抚慰两颗受伤的心灵。我除了追随她以外，想不出其他什么追求幸福的方向。

我哥莫江与我大大的不同。他不像我那样孜孜以求一丝不苟地为上大学这个猥琐的目标在学校与老师斗其乐无穷与同学斗其乐无穷与自己斗其乐无穷。我哥每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东飘西荡，抽抽香烟雪茄烟斗，喝喝孔府二锅头伏特加，钱如流水般来，如瀑布般走。他一直说他是作家，我拿这话当笑话



听，可我不能露出笑容，否则哥必然会擦出一大堆杂志和小册子，拿小指点着作者反复说“那是我的笔名笔名笔名”……

白蓝从这秃秃的沙滩上消失了，我很无聊，尤其是看见白红在嬉笑我哥在一脸严肃地玩弄沙子。我知道白红爱我哥是因为崇拜他，白蓝还愿意和我过下去是因为怜悯。这两种原因使得女子去爱，爱的本质不同，爱的内容总是相同的，我一直这么想。

我不能确定究竟是爱白蓝还是大姐更深一些。大姐是我一次在咖啡屋打工时认识的招待领班。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可通讯录上有她的电话号、拷机号、手机号以及住址。她对我自始至终都很温柔。每每彻夜不归都有大姐来劝诫我明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即便是为了她我也要顺顺当当地跨进大学的校门。

我能够彻夜不归仰仗于母亲的恩赐。时值现在，我依然记得九岁那年，在街边捡到一只黄白的小猫。说是捡到，其实是她跟着我回了家。我希望家人能收留下她，因此细心地给她洗了澡，让她伏在我的腿间打着小呼噜。我的母亲推门进来了，一眼瞧见地毯边的一堆猫屎，抄起一根扫帚柄把猫赶下我的膝盖，一下就把它的脊梁打断了。之后的两天里，咪咪从昏迷中醒过来用两只前爪拖着下半身前行，然后死了。自那以后，我时常想杀死母亲。但没等我动手，父与母离婚了。母亲不知何去何从，爸爸每天在忙，为事业，也为我和哥、未来的妈。家里长久空空荡荡，在家中我只能感到抑郁。

肉体对我而言充满诱惑，就像海风拂面我总要激动。

白蓝不再搭理我，说：“如果天堂存在，那你一个人去过吧。”她用英语说出来，我没能听懂，但看懂了她翻动的嘴唇表达出的语气。也许是因为刚才我把我哥身边的啤酒全喝完后对她说：“如果灵魂并不存在，如果死后真能安宁，我愿意让你去

死。”她莫名其妙地不原谅我。

我啦吧啦地跟她解释，但于事无补。

于是我乘船乘车回到空旷的家里，把我的大姐找来了。大姐没有看见我两行泪痕，只察觉一嘴酒气和微笑的面容。她抚慰我陪我躺下，用手合上我的双眼。我看见了漆黑，最不能忍受的寂静的黑。因此我挣扎着翻起压在她身上，挣扎着褪去衣服，她的和我的，挣扎着去做，像完成一件任务，像明天就要末日审判。

清晨的阳光照在眼睛上，让我梦见大天使在向我召唤，能感觉到一种服安眠药后死亡的平静。大姐已经走了，哥也回来过，桌上留了一张条，大意是说让我除了自杀什么事都随我干。

我马上翻箱倒柜拼凑出十几颗“安定”，一口气吞下，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在地毯上醒来。我不清楚灵魂是否呼吸，但我在呼吸，而且头痛难忍。

我先打了个电话到大姐的卧室，问是不是会有孩子。她说不会，已经服了“梅婷”。我患得患失地长吁了口气，才听出她兴意阑珊的声音是那样的慵懒无力。无可选择我只有挂断电话。

下一个电话打给班主任。他在厨房接的，能听见某种蔬菜在油锅里吱吱哀求的声音。想象中那个膀大腰圆的他戴着围单在师娘的鞭策下艰辛地炒青菜。我解释了一番两天失踪的原因，他欣然接受。放下电话时我又感到压抑的空虚。

孤独并不会导致空虚，就像睡眠能充满无聊的生活之井。活着的目的很难找到，但活着的内容只能是排遣空虚，可空虚无可避免。我在沙发上坐了半个小时，寻不见引起我这样状态的共性原因，于是便姑且认为这是因为白蓝。

白蓝不是个纯情女子，这我早就知道。不过她的不羁是这个时代的错。如果我像过去一样委曲求全地摇尾乞怜，也许她

能回心转意；如果我像过去一样漠然承受，也许她的不安会使她由怜生爱。她有一只小狗，我能否行贿它以进入她的闺房再作表白。如果那是个人就好了，那就好多了。最好是个胖胖的小老头。

我提着吉他在她窗下大唱情歌又会如何。她没有花盆，所以我死不了。即便是死又怎么样呢。死就死吧。但死在她手下实在算不得在牡丹花下死。我死要死得悲壮，并且要难看。最好尸横街头，身首异处，血溅五步。

我突然发现我并不那么爱白蓝，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爱她。我甚至都不愿为她去死。即便是过去，她青丝如瀑有如水双眸的时候，更别提现在这个悍妇，没有人情味的脆弱动物。连只兔子也要比她坚强。她其实挺像只兔子。猩红的眼睛和乖巧的牙齿往往比血盆大口更具攻击力。她于我应该是洪水猛兽。

门铃响了。我飘忽在空气中的直觉说她来了。

她来的目的不用揣测。将会有一场搏斗，意念的搏斗。战神阿瑞斯。美神阿佛罗的忒。美神披挂着战神的铠甲挺着永不磨损的矛冲来。我拿什么去招架。只有雅各击倒过神，但他一定没有击倒过女人。我要是能变成一片木板就好了，可以躺倒在地上不被察觉，也可以在水面上随波逐流。为什么不随波逐流？我就要这样，谁也伤害不了我，“上善若水”，“夫唯不争，故无尤”。想来老聃一定不招女人喜爱，但也不会时常嗟叹……

门铃又响了两下，于是我欣喜若狂地去开门，欣喜若狂地与她拥抱，欣喜若狂地与她接吻，抽烟，还有做爱。在我最为兴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一切竟都毫无意义。马上地，我如日头下的雪狮般废了。